

# 李瑛,交给我诗骨的人

□峭岩

李瑛的诗风清丽婉约、峭拔俊逸,是军旅诗独树一帜的一面旗帜。他走了,留给我什么呢?简而言之,是一把诗歌的骨头,又是一团生命的火焰。

我是在李瑛的影响下成长的。他的诗最早是我军挎包里的藏宝,是我精神的食粮,今天依然是我案头的最爱。我最初的诗歌之路是他扶持的,我的诗中有他的影子和声音。与李瑛的第一次见面记忆犹新,那是50多年前,我还是一个年轻军官的时候,刚刚步入诗坛。那时的李瑛在我心目中早已是大名人,不敢主动接近,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是,一天晚上下班后,李瑛竟走进我的宿舍,主动来看我。他坐在我对面,亲切地问我,生活习惯不?吃得饱不?最近又写什么新诗了?他特意嘱咐我:诗是生活的产物,任何时代、任何时间,诗永远离不开火热的充满生气的生活。他还叮嘱我有机会多下连队,和战士交朋友,滚一身泥土;勤奋学习,向身边的同志学习。那晚我俩谈了很久,不觉间,他诗的气质、他为人亲和的态度、他的精神品质,都悄悄传递到我的心灵深处,自觉不自觉地规范着我,让我几十年不忘。

很多人都知道,李瑛从来不睡午觉,也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养宠物,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、思考、写诗上。“他总是在子夜出发,为我们送来沾满露水的晨歌;他总是提早到达哨所,为我们预报春天的消息。”李瑛所带给我的这一充满诗意的印象非一朝一夕所得,其中凝聚着他多年的精神坚守和对诗美孜孜不倦的追求。首先,李瑛引领了一个时代的诗歌精神。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,甚至是在经济大潮的背景下,他都一直坚信诗的力量,坚守诗的阵地,不失时机地点燃诗的火焰,照亮我们的眼睛,引领我们奋勇前行。

李瑛把人生比作一片叶子,但他这片叶子也不是永远绿色的,也曾受到风吹雨打。政治上受到过批判和委屈,他个人情感也受到过重创。爱妻多年前病故,年刚62岁的爱女李小雨又突然离世,让他的人生跌入低谷。但他并不沉迷,而是奋起。擦干眼泪,又义无反顾回到诗歌阵地,这片叶子更加坚毅和葱郁。

李瑛的诗,是火光,是军号,是警悟,是引领,这是一般诗人做不到的。因为这需要思想的成熟再成熟,诗艺的淬炼再淬炼。没有对理想的坚韧不拔、对诗歌的忠贞不渝,是无法取得如此成就的。历数他的足迹,摆放在一粒粒诗歌的种子,从最早的《枪》《野战诗集》,到《在燃烧的战场》《红花满山》《枣林村集》《战士万岁》《我骄傲,我是一棵树》,再到长诗《一月的哀思》《我的中国》等等,以66部长短诗之巨,垒筑了一道诗的长廊。

有人说,“诗是血液的蒸汽,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”,“诗始于感觉,终于智慧”。那么,李瑛的诗就是范本。他的视觉,他的架构,他的语言、语境都凸显出别一样的气象。

他写祖国:“离我心脏最近的/是你/守护着山河

的尊严/水的歌唱的/是你/照耀在一切星辰之上的/是你/呵/我的祖国”。他写战争与牺牲:“我是乘飞机来的/捧一捧泪珠/一捧血浆/再远的路我也要去/这里只属于我自己/我要去寻找一座坟/埋着我青年时的战友——中国的脊梁”。他写改革开放:“中国/尘封千百年的/钉着巨大钢钉的红漆大门/打开来/让涛声、浪影、清新的大气/和大洋上蓝色的海风/一齐涌进……一只受伤的月亮/沉下黄河/一轮喋血的朝阳/就从长城上升起”(《我的生命》)。他写生命:“必须站在生命之上/向上攀登/然后向下俯视/生命不应只是/从摇篮到墓地的自然距离/应是从远古至今/生命是一种责任和使命”。还有,他写自己:“我是一棵树”,“生命,是一片叶子”,“比一滴水更年轻”,等等。他传达的是一种饱含哲理意味、深藏历史脉动,又充满人文精神的高境界感悟。因此,具有极大的穿透力和感召力。

我们说到诗的感召力量,有一件事真实而感人。在边境作战中,一位叫刘勇的战士,上前线之前读到李瑛一首题为《关于生命》的长诗。诗很长,他把这首诗作为警句抄在笔记本上:“是呵,一个人/就应该有这样的胸怀:抱九派豪气/荡五岳雄风/喷雷电流火/洒碧血长虹……”就是这样,刘勇把这首诗带到战场上,不时诵读激励自己,像钢钉一样铆在阵地上,捍卫了祖国的尊严。战后他荣立一等功,并火线入党。这不是虚构的故事,这是活生生的真人真事。我们只听说过诗的教化作用,是熏陶、是潜移默化,如此现实的、直接的作用,还不多见。是诗人坚守多年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品格,赢得了读者的崇敬与信赖。

李瑛有此造化,是他多年如一日孜孜以求的结果,更与他长久历练的文化品格、正确的历史观有很大关系。他不断地调整心理结构,拓展文化视野,使自我追上新时代的发展轨迹,以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要求,所以,李瑛的内心世界是年轻的,他的诗是充满活力和时代感的。

据我多年的接触和学习,我概括李瑛心中有“四个有”:有地、有天、有人、有火。

有地:脚踏实地地主动进攻式地投入生活,脚上有泥土,心中有地气;有天:理想高于天,向往正义和光明,向往人生的美好,从不含糊;有人:写给谁?为士兵而歌唱,为生活而抒写,为历史的正义的人群而歌唱;有火:一如既往的激情,一如既往的诗意情怀、一如既往的诗意追求。

所有这些,使李瑛立于不败之地,立于不老之地。

李瑛在诗歌阵地坚守了70年,70年的奋发与勤勉,为我们开掘了一条诗的河流,浩浩荡荡,深广高远,斑斓旖旎。最后,交给我们的是一把诗歌的骨头,是一团生命的火焰。

李瑛的存在,是军旅诗歌的骄傲,是中国诗人的骄傲,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!由他树立的一座诗碑,应是永远照耀我们的星辰。

# 叶子,静静滑落

——痛悼李瑛前辈 □刘笑伟

您走了,带走了  
静静的哨所,热血的边关  
带走了花的原野  
和满山红花细微跳动的  
心脏

大树凋零。诗坛常青树  
这棵令人骄傲的树  
取走了树上的叶片  
生命的体温,微微战栗

您走了,带走了  
一月的哀思  
带走了一座诗歌的山峰  
和整个料峭的初春

大树凋零。叶片滑落  
向着璀璨的天宇  
如此静美,庄严  
宛若满天飘舞的繁星

生命是一片叶子

萌发过,嫩绿过  
蓬勃过,也炫美过  
现在渐渐走向安详

只要人生是有诗意的  
大树就会重生,充满力量  
生命的叶子,会在每个春  
天绽放  
一再抵达绿色的枝头

# 悼前辈诗人李瑛(二首)

□杨志学

## 送别诗人

中国军旅诗第一人,他走了  
当年以凄切长调送别总理并因此  
与周恩来名字联在一起的诗人走了

作为他身后最珍贵的遗产  
他的几十部诗集,聚拢在一起

像扎起的花环,来送别自己的主人

## 流走了时间留下了诗

流走了时间留下了诗  
这是您给我编选诗集的一个题词  
如今,字还在,诗还在,人却不再

您在诗歌里多次书写北京的春天

现在,北京的春天又一次来了  
您却消逝于春的原野,再不回来

九十多岁高龄了,您又活成了孩子  
诗龄七十多年,写下的诗歌堆成了山  
我仰望和抚摸这诗歌的山,感觉您并未  
离开

时间掠过,没有声音  
白桦树枝杈的伸展,没有声音  
叶片从绿到黄,没有声音  
……  
我听见时间  
从我生命的最深处穿过  
回响着如涛的风云和流水  
……

这是李瑛写于1997年元月的一首题为《时间》的诗中的句子。诗句中有一种自然流淌的美,他对时间、对生命这种灵敏而深邃的感悟和轻盈的、近于白描的笔力叫人叹绝。

李瑛是我始终崇敬的诗人之一。他最早出版诗集《石城的青烟》(与人合集)的时候是1944年,那年他才18岁,半个多世纪以来,他无论从事何种职业,对诗“始终是怀有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和近似疯狂的热情”(《黄昏与黎明》后记),仅出版的诗集就近50本,他的诗尤其是军旅诗,凿凿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一代写诗特别是写军旅诗的人。我在学校读书时就读过他的诗,穿上军装以后读得就更多了。特别庆幸的是,我在连队写诗给《解放军文艺》投稿,是他给我编发了组诗《北国兵歌》等习作。那时他是这家刊物的诗歌编辑。若干年后,我用他以刊物诗歌组的名义写给我的短笺同他写给我的信件对笔迹,才晓得那封写于1965年1月4日的稿件采用通知出自他的手笔。

我与李瑛相识也是在1965年。那年我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。会议期间,《解放军文艺》编辑部邀请与会部队诗作者座谈,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瑛,那时他41岁。他那严整的装束、炯炯的目光、谦和的微笑、文雅的谈吐,都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。这印象一直保持到今天。

从此我们有了通信联系。凡他出版的诗集大都寄给我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我曾到《解放军文艺》帮助工作,每天就坐在他的对面,帮助他编诗,也曾多次到他家做客,这使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他。他文静而温和,阅世很深又平易近人。他随时同我就诗的题目零星地交谈,我认为很重要、很宝贵的,事后都千方百计追记下来。还记得1973年我第一本诗集《北国兵歌》出版之前,我曾请李瑛审阅了全部诗稿,他于1972年7月9日夜写给我一长信,谈了对即将出版的诗集的印象,对我的期望和祝愿,密密麻麻写了4页,我很后悔没有把它当作“代序”放在诗集的前头,只能遗憾我当时不懂事。

李瑛的父亲在铁路供职,所以他幼年的生活飘忽不定。他出生在锦州,曾先后在河北丰润、唐山、天津读书,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。那一段大学生生活是值得回味的。

1998年冬天的一个上午,已过古稀的李瑛同我谈起这段往事。当时,从教的老师几乎个个是了不得的大人物:教“创作实习”的沈从文,教西语的朱光潜、冯至,教“中国文学史”和“楚辞”的游国恩,教“词选”的俞平伯……李瑛和这些老师的关系非常好。这些老师都知道李瑛是一个聪颖、勤勉的学生,却不知道他是个从事革命活动的地下党员。当时李瑛的家境穷困,所以他边念书边做家教,或给图书馆整理卡片,打工赚点钱,好交伙食费。学生中许多地下党员暴露身份后,只好离校去解放区。李瑛隐藏得好,他只与外校的地下党员联系,搞串连,写文章,印传单。他把传单从校外寄给自己敬爱的老师沈从文、冯至等,这些老师并不知传单是谁寄的。

李瑛在学校参加了进步的学生社团文艺社,通过社团团结了一大批同学,举办讲座,出墙报,号召罢课、游行等活动。旧时的北大在北京的沙滩,那里是李瑛读书的地方,也是他和同学们集会、贴墙报的地方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联、中国作协曾设在沙滩,李瑛每次去文联、作协开会、办事,都自然地想起自己学生时代风风雨雨的日子。1949年北平解放,地下党公开,李瑛参加党员大会,与平时接触但并不知彼此身份的同学碰面时,兴奋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1949年,第四野战军组织大学生跟队南下,李瑛参加了这个工作团,并在由北京和天津30多名男女大学生组成的新闻队里担任队长。不到一个月即被调出,以新华社部队总分社记者的身份,随军解放河南、武汉、江西、广州直到海南岛,经受了战火的洗礼。解放战争结束,他被调到总政治部。1950年,随刘白羽赴朝鲜前线,之后,又曾两次到朝鲜战场。1953年朝鲜停战了,北大校长办公室

# 追忆诗人李瑛

□胡世宗



2000年冬,胡世宗(左)在李瑛家做客

把保存了四年的李瑛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给了李瑛。50年代初期,李瑛在总政文化部当秘书,当时的部长是陈沂,副部长是刘白羽。1955年调到《解放军文艺》,先后当编辑、诗歌戏剧组组长、副社长、社长,后又任命为总政文化部副部长、部长。

数十年间,我同李瑛保持着诗和友情的联系,他的诗和人格为我所崇尚。自从大学毕业走向火热的生活,他一直是纯粹的“业余作者”,他始终不像专业作家那样有较充裕的时间,但他始终锲而不舍地在诗艺的跑道上奋进,他珍惜属于他的每月每日、每时每刻,珍惜每一个黄昏、每一个黎明。他是会很抓紧时间的人,多年来始终保持着中午不睡午觉的习惯,别人午休时他看书写作。他在给我的信中曾说:“对诗的思考,我是只要一秒钟也总要想起它……”

“一个人需要多么长的时间才能严肃意识到、认真思考到、真正懂得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恩泽呢?我年轻时从未想过这些问题。似乎它根本不是问题,正如日常生活中并未想到自身还需要不息地呼吸一样。”“在生命的黄昏中,我想把自己也把自己所生活、所理解的人类置放在广袤的宇宙之间,从那里寻找出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。”这是李瑛在他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新诗奖榜首的诗集《生命是一片叶子》后记中说的话:其实,生活/何曾有片刻静默/连时间也锈成碎片/扑簌簌飘落。

李瑛经常强调在希腊文中,“诗人”这个词就是“创造者”这一含意,他引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话“谁配享受到‘创造者’的称号,唯有上帝和诗人”之后,说:“上帝是不存在的,那么就只有诗人了。但是,今天,我们的诗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配享受这种崇高的荣誉呢?”

李瑛步入高龄之后,写出的诗,仍让人感受昂扬向上、挺拔奋进的情怀,却很少有人知晓他曾遭遇过的挫折和磨难。其实他生命和诗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1955年“肃反”时,他曾和公刘、白桦、沈默君、黄青一起被关进“牛棚”。“反右”斗争中,老部长陈沂被打成“右派”,当时包括他在内的两个秘书也跟着吃了“瓜落”,那一位打成“右派”,李瑛被下放到福建沿海军营里当兵,当时已是营职干部的他,却让戴一顶士兵的船形帽,成了一名列兵。他下放所在团的副团长兼参谋长待他特好,他们成了朋友,这位副团长就是后来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、北京军区司令员王成斌上将,他们保持了数十年的友谊。

诗人李瑛已经离我们而去。我铭记着他说过的话:“我常常想起一个人的生命历程,也许不幸的总和要远远超过幸福的总和。我不大顺从岁月的冲刷,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片童心。我不封闭自己,也不让人堵塞自己的任何一条道路。”这话里饱含着很经琢磨的人生哲理。他关于山溪的一节诗句时时在我心头回响:它的道路曲折心灵却很正直千里万里,它要远行明知未及汇入江河也许就将天折但也不驻足回首……



原上草  
第328期

# 清明

□王学斌

其实,它成为时间之绳上的一个结  
记载无数难以言说的事物

下了一场雨,草睁开眼  
野外被光亮覆盖  
泥土冒着热气,某些看不见的东西  
也纷纷钻出

我们用菊花祈祷,一种抚慰  
滞留在花蕊  
蜜蜂带来的讯息被理解  
惟有泪,暗暗向内流淌

风一阵接一阵,散尽胸中的块垒  
踏青的人,悲悯地注视  
雨后清新的草木

# 扫墓(外一首)

□梁尔源

坟堆上去年拔掉的杂草野花  
今年长得更欢了  
父亲生前从不拈花惹草  
难道死后葬得孤僻偏远  
他自由了,解放了  
什么规矩也管不了啦  
我最了解父亲  
拔掉坟冢上的杂草野花  
然后用黄土拍实  
让他在阴间也保持晚节  
那光秃的坟冢  
被雨水浇得溜滑  
就像父亲光秃的脑门儿  
记得临终时他用乏力的手  
拍了一下脑袋  
对同事说,我走了

一根头发都没带走呵

## 竹笋

父亲的坟前  
长出了一颗硕大竹笋  
它是父亲几十年的骨质增生  
怕触痛睡着的父亲  
让春天的疼痛的锋芒  
长到了我的脊梁上,在拔节的  
时光里  
再感受一次和父亲  
一起熬煎的岁月

乌云压过来了,冷雨中  
很难打破墓中的寂静  
让连接阴阳的这根天线  
再伸高点  
叫爽朗的雷声也  
伴奏那孤寂的灵魂

用树枝围好这颗竹笋  
呵护坟冢里伸出的这只手  
父亲晚上都能抚摸星星的  
睫毛

白天招惹出清风和露水  
来年,我能再一睹  
他的高风亮节